

·实践平台·

我国 Living library 研究述评

袁纳宇 (四川成都信息研究学院龙泉校区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103)

摘要: Living library(又称为“Human Library”、“真人图书馆”和“活体图书馆”)自 2000 年在丹麦产生以来,它以新颖的服务模式创新了图书馆工作,我国图书馆界近年来也对“Living library”在国内外的发展与实践开展做了介绍研究,对 Living library 在我国的开展意义与发展对策也做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 Living library Human Library 活体图书馆 真人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4-0122-03

Review on Research of Living Library in China

Yuan Nayu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brary, Chengdu, Sichuan, 610103)

Abstract: Living library (also known as Human Library), produced in Denmark since 2000, innovates library work for its new service model. Researchers of china library community also pay attention to it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and discuss the strategy about how to exploit living library in china.

Key words: Living Library; Human Library

CLC number: G258.8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4-0122-03

1 我国 Living library 研究的文献分布

为了充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 Living library 的研究进展,笔者利用中文期刊数据库 CNKI,分别进行了以题名为“Human Library”、“真人图书馆”、“活体图书馆”和“Living library”的相关检索(检索日期 2011-04-19),得相关文献 33 篇。从这些文献的发表时间分布来看,国内最早的 Living library 研究文献是林梦笑发表于《图书研究与工作》2009 年第 2 期的“图书馆活体资源刍议——以“活体图书馆(Living Library)”为例”一文,从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来看,33 篇文献发表于 22 种杂志期刊上,主要发表期刊是《农业图书情报学刊》(4 篇)、《现代情报》(3 篇)、《图书馆学研究》(3 篇)、《图书馆杂志》(3 篇)等,占整个发文篇数的 40%,其它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如《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大多只有一篇发表,文献分布较为松散,这说明我国图情类期刊的选稿较为相近;从学者分布来看,同一作者研究成果最多的 2 篇,分别是刘汝建、熊太纯、殷利艳等三人,说明我国学者对 Living library 研究者较少且分散,没有形成该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所检索到文献较少、资料不全面、角度不多样的一个主要原因;从研究内容分布来看,文献大多是对 Living library 的引进及国内外图书馆开展活动的介绍、研究进展探讨等,对活动及服

务模式与我国图书馆创新、资源共享、信息服务结合的研究较少,说明我国当前对其的研究处于试验阶段,研究还不全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2 Living library 在国外的发展与开展现状

2.1 国外 Living library 的发展现状

Living library 自 2000 年在丹麦出现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传到了多国并受到图书馆界的重视,据 Living Library Google Map^[1]最新统计,截止 2010 年 11 月 12 日,包括丹麦、英国、匈牙利、挪威、葡萄牙、瑞典、冰岛、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 257 场 Living Library 活动;从活动开展的国家地区看,Living Library 最初几年(2000-2006)活动大多集中在欧洲地区部分国家,如丹麦、挪威、匈牙利、冰岛等,随后,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欧洲其它国家及美洲、亚洲等诸多国家也纷纷加入进来,说明 Living Library 这种独特的、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沟通的服务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自诞生之日起,迅速向世界传播;从活动开展的主题看,初期的 Living Library“借书”范围、对象多数是社区的居民之间,“借书”内容大都围绕人生经验、经历、熟知技能、社会问题等,过程完全按照图书馆的流程操作。但随着活动的开展,主题开始变得广泛,形式变得多样,如主

题包括 种族主义、厌恶同性恋、恃强凌弱等,每本“书”可多次出借,同时还发放读者调查表对活动进行评估。^[2]

2.2 国外的 Living library 活动

(1)欧洲。Living Library 起源于丹麦,最初的传播也集中在欧洲,因而欧洲的 Living Library 活动数量多,主题广,质量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活动开展较好的国家是瑞典、意大利、英国、丹麦、匈牙利等国家,主题包括诸如同性恋、宗教信仰、移民、精神病、暴力等,有的活动并因特点鲜明、开展效果良好而受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的效仿,如瑞典马尔默市的一家图书馆免费提供“活体图书”,即出借活人服务,图书馆希望造访者在图书馆的咖啡厅里,与包括同性恋者、丹麦人、记者、吉普赛人、盲人、维护动物权利行动者等形形色色的“活体图书”聊天 45 分钟让来访者消除对不同职业、国籍和宗教的偏见,话题可以涉及生活、信仰或者工作等方面的各种问题。此后,葡萄牙、挪威和匈牙利的图书馆也纷纷效仿。为了进一步收集活动开展信息和经验,以为活体图书馆服务和方法提供援助,有的国家或地区还成立了活体图书馆组织,如 2009 年 12 月 8 日成立的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性的活人图书馆组织——英国活体图书馆组织。^[3]

(2)美洲。虽然“Living Library”传入美洲较晚,但发展很快,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活动,如美国的阿肯色州立大学、奥克兰社区学院、圣安东尼奥学院以及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圣莫尼卡市公共图书馆,加拿大的艾伯塔大学、圣力嘉大学,巴西的 PUC University 等。为了能像丹麦、挪威和瑞典等欧洲国家那样,以职业导向的方式利用活体图书馆的创新途径,美洲的一些图书馆 Living Library 活动每学期举办一次(每年两次),如阿肯色州立大学的“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活动已举办了四届,^[4]巴西的 PUC University 也自 2009 年 8 月 25 日-28 日首次举办南美洲第一次活体图书馆活动以来,承诺以后每年举办一次。

(3)其它地区。Living Library 自在欧洲产生与广泛开展以来,其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传播,除在上述提及的欧洲、美洲外,活动还在亚洲、大洋洲等地区也有开展,如 2006 年以来,澳大利亚许多市的公共图书馆与当地政府联合举办了多次活体图书馆活动,效果较好,深得广大市民的欢迎,伦瑟斯顿市、希尔顿的哈姆拉、新南威尔士州的坎特伯里、利斯莫尔、梅尔维尔等市图书馆都是举办这类活动的典型代表,部分城市甚至把图书馆举办活体图书馆活动作为其城市一项市政战略,如利斯莫尔市,在政府层面的战略引导下,有的图书馆成年开展活体图书馆活动,如利斯莫尔市、伦瑟斯顿市图书馆。在亚洲的日本,

“Living Library”出现的比较晚(2008 年引进),但也有一批大学图书馆陆续开展了此项活动,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明治大学等高校图书馆。^[5]

3 Living library 在中国的发展与开展现状

3.1 我国开展 Living library 的现状

2008 年 4 月 25 日,美籍华裔图书馆学家曾蕾教授在“图书馆 2.0 中文论坛”上首次以“新型图书馆新业务:出借的书是人——Living Books(The new library fad: borrow a person)”为题向国内同行介绍了 Living Library。这可以说是 Living library 首次进入中国图书馆界的视野,同年 11 月 21 日,曾蕾又以“A Living Library and Living Books”为题倡议实践开展 Living library 活动。2008 年 12 月 16 日,国内首次 Living Library 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承办的“2008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上海举行。2009 年 3~6 月,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又举办了以“以人为本、分享智慧、交大薪火、传承你我”为主题的 Living Library 经验交流活动。2009 年 3 月起,石家庄学院图书馆也通过读者协会在全校开展 Living Library 活动。Living Library 逐渐走进了我国图书馆界的实践活动与学术研究之中,活动实践也开始增多,此后出现了如同济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同舟共济,分享新知 Living Library”等活动。

3.2 我国开展 Living library 的典型活动

(1)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2008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曾蕾女士将 Living Library 活动介绍到国内后的 2008 年 4 月,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利用其举办的“2008 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国内首次尝试了 Living Library 活动,即 15 名图情专家作为“Living Books”被与会者“借阅”,议题涉及医学信息技术、元数据与技术标准、知识组织与实体分类语义互操作、图书馆系统、Web2.0、图书馆 2.0、馆员素养、信息素养教育、学科服务、数字资源管理和保存、可视化技术等多个方面。^[6]

(2)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鲜悦 Living Library 活动。2009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闵行校区成功举办了以“以人为书、分享智慧、交大薪火、传承你我”为主题的鲜悦 Living Library 活动,主题包括留学篇、考研篇、实习(工作)篇、英语篇、科研篇,每期不固定地选择主题展开,如第一期的主题“圆你一个飞跃的梦——程曦”,活动就基于已拿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SU)和伊利诺伊斯大学湖滨分校(UIUC)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的“书本”程曦展开,教会读者圆一个飞跃的梦——出国深造,争取获得博士学位。该活动截止 2011 年 4 月 10 日,活动已开展了 22 期。^[7]

(3) 石家庄学院图书馆的 Living Library 活动。2009 年 3 月, 石家庄图书馆成立了读者协会活人图书馆, 并在同年 3~5 月举办了主题为“分享人生体验、交流读书心得”的 Living Library 活动, 值得说明的是, 该活动一方面鼓励有丰富的读书经历、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历或在某些方面有独特心得的人来充当“活体图书”, 2009 年活动时共 17“本”, 另一方面, 由于成立了读者协会活人图书馆, 因而其活动开展有一定的延续性, 如在 2009 年开展的基础上, 2010 年的 12 月 16~17 日又举办了“分享人生体验、交流读书心得”Living Library 活动, 共推出 6 本“书”, 包括专接本考试、丹青妙笔、史海勾沉、快乐求职、青春创业、自学导演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由读者协会进行借阅管理, 受到了大学生读者的热烈欢迎。^[8]

(4) 其它活动。我国引进 Living Library 是在 2008 年, 到目前为止大多图书馆还处在探索研究阶段, 因而实践活动还较为稀少, 除上述活动外, 还有一些图书馆也开展了活动, 如 2009 年 5 月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第五届读者服务月中的“同舟共济, 分享新知 Living Library”活动。^[9]但这些活动或只开展过一次即没有持续性, 或活动的开展宣传不足等原因, 因此其它活动都不是很成功, 因而整个图书馆界关注较少。

4 我国图书馆开展“Living Library”的意义与建议

4.1 我国图书馆开展 Living Library 的意义

从国内外 Living Library 开展的活动目的、效果等成功案例可以肯定, 尽管我国的“图书”文化可能与西方不同, 但 Living Library 是一种能够适合我国图书文化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方式, 这种注重交流、用户至上理念指导下的服务方式值得我国图书馆借鉴与开展, 其中, 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城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部门单位能重点开展此项活动, 我国高校图书馆成功开展 Living Library 活动证明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 公共图书馆开展 Living Library 服务也将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特色文化建设来看, Living Library 在我国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 Living Library 的活体“图书”资源具有互动性、开放性、不可复制性、互荐性等特点, 因而在当前全社会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同领域, 活体“图书”资源不但能了解用户需求, 服务用户, 也能向用户宣传 Living Library 服务, 推动活动良性发展。因而, 在我国开展 Living Library 活动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如扩大图书馆内涵和社会功能、为阅读疗法提供实践基础、实现图书馆隐性知识的管理与流通、改进参考咨询的方式等。同时, Living Library 因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

新型的图书馆借阅形式和方法, 还能对多元文化社会下增加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了解、解除偏见、促进社会凝聚力、亲和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贡献^[10]因此, 开展 Living Library 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4.2 我国图书馆开展 Living Library 的建议

尽管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已经对 Living Library 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 但是与国外此项活动的开展状况相比, 我国的 Living Library 活动发展显然还存在很大差距, 如活动开展数量不多、活动举办形式单一、主题狭窄、真人图书类型不丰富(多为经验介绍)、活动没有持久性不够、主要在高校图书馆开展、影响力仅限于校园等, 因此实现该项活动在国内的推广, 还要在诸多方面努力: 首先, 需加大社会宣传, 提高社会认可度。图书馆须改变以往不善表达的形象, 积极通过网络等媒体多渠道报导 Living Library 活动开展情况, 传播“读人亦是读书”理念, 广泛宣传 Living Library 活动的社会意义, 提高其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其次, 融入中国元素, 实现其社会价值。Living Library 活动在国外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运行模式, 但是 Living Library 活动在国内的发展还须根据国情和当地民情, 举办相应主题、适当形式的活动, 即加入中国元素以实现 Living Library 的社会化、中国化和本地化, 从而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再次, 丰富 Living Library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保证活动的延续性。^[11] Living Library 活动除满足普通读者需求外, 还可以向知识深处发展, 如向灵魂深处探寻, 解决一些人的心灵困惑, 此外还应该拓宽活体图书类型, 丰富主题, 可以尝试与其他形式的组合式发展, 如与阅读疗法结合, 实现这些先进理念的共同、持久发展。

5 结语

从我国学者对 Living Library 的研究可以看出, Living Library 已在国内引起了学者和图书馆界的注意, 对其的研究也从刚开始的介绍发展到对其在中国开展的理性探讨, 如与其它先进理念或活动相结合等, 但总体来看, 我国目前对 Living Library 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学者还需对 Living Library 在中国的开展模式、开展步骤、“图书”选择策略等方面进行持续深入研究, 同时, 我国图书馆界特别是公共图书馆需要加入到该活动队伍中来, 通过实践检验对 Living Library 的学术研究, 进而全面推动 Living Library 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A list of past Human Library events[EB/OL].[2011-05-09].<http://humanlibrary.org/list-of-> (下转第 134 页)

信息资源。

(5)设置结构化参考服务模式：①在大厅显著位置处设中心咨询台，安排资深馆员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指导读者利用各种服务设施和信息资源，解答读者各种问题，重点引导读者尽快熟悉图书馆的各种现代化设施，掌握先进的计算机检索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馆藏文献的作用，实现图书馆教育职能与情报职能的结合。在此基础上按照问题的难易程度、资源利用量、利用方式或者专业类型等分成具体咨询部门，并在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相对的配置和分布。这种立足于读者问题提供相应人力和物资支持的服务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服务的专业化和个性化提供了可能。②通过读者讨论组、专家系统、交互式网上教室、多媒体实习、网上技能培训等多种途径的专业化咨询方式，为读者提供知识及解决问题。通过提供这些服务项目，不仅提高了服务速度，而且实实在在地为读者节省了寻找和查询时间。

(6)一步到位的全面服务：满足读者对知识信息和文献全方位、深层次的需求，就需要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分散化、多样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集成，使多种类型、多文化的文献信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读者得到实惠。除了快速获取所需的信息，还省略了繁琐的手续。整合资源是为了减少因文献资源数据分散而产生的低效用。

(7)书库导读节约索书时间：书库馆员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识和能力，通过简明扼要的方法，将读者需求的图书资料信息综合集成，然后将最恰当的信息在短时间内传递给读者，以方便读者成功索书，从而提高各类文献的利用率和流通率。导读服务专业化、精品化、集成化可大大节约读者的借阅时间，降低时间成本。

(8)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员，就没有一流的图书馆：①要设法确定图书馆职业资格制度，只有人事制度规范化了，人员素质才有了根本保证。确立馆员职业资格制度，今后凡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能上岗，否则，使用不具有馆员资格的人都在第一线服务，在这种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是不可能提高的。②不断进行职工培训，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图书馆员。^[6]图书馆为了更好的发挥服务职能作用，面对更高要求，馆员需要新的理论、观念、方法和技术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适应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和激烈变化，难以满足未来图书馆的需要。馆员受教育程度可以影响图书馆竞争力的评价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缪国琴.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焦点思考-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27-42.
- [2] 吴建中.战略思考[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69-73.
- [3] 鲁曙明.图书馆信息学[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85-93.
- [4] 苟昌荣.图书馆工作研究综述-中国图书馆事业(1996-2000)[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370-386.
- [5] 吴慰慈.图书馆学新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03-109.
- [6] 顾国章.知识服务是信息服务的延伸和深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52-58.

作者简介：贾雯，女，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兵，男，兰州交通大学图书馆教授，研究方向：图书馆管理。

(上接第124页)

past-human-libraries.html.

- [2][10] 张立亚. Living library 对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5)：87.
- [3][4][5] 熊太纯. 国外“Living library”服务进展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0(4)：98.
- [6] Living Library——一种全新的服务方式[EB/OL]. [2009-04-10]. <http://www.xierong.name/archives/421.html>.
- [7] 与TA面对面——鲜悦[EB/OL]. [2009-04-18]. Living Library. <http://www.lib.sjtu.edu.cn/view.do?id=2167>.

- [8] 图书馆成功举办 living library 活动[EB/OL]. [2011-05-09]. <http://www1.sjzc.edu.cn/col/1270779319140/1292921900085.html>.
- [9] 第五届读者服务月 Living Library 第一批真人书上架[EB/OL]. [2011-05-09]. <http://www.lib.tongji.edu.cn/bulletin/bulletin.aspx?QsInfoID=766>.
- [11] 苏海燕. Living Library 与图书馆的发展[J]. 情报资料工作，2010(3)：93.

作者简介：袁纳宇(1977-)，女，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图书馆馆员。